



蚀城

刘晓村



陈城

刘晓村

之秋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蚀城/刘晓村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1999. 5

ISBN 7-5063-1689-7

I. 蚀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11693号

蚀城

作者: 刘晓村

责任编辑: 潘 婧

装帧设计: 谢舒弋

版式设计: 启 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中国文联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00千

印张: 12.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 - 3000

版次: 199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1689-7/I · -1677

定价: 2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成都，潮湿、富庶、懒散、挤压的城市。沁透在每一寸空气中甜蜜的气质，剥离意志的力量，犹如暗绿的苔藓，慢慢腐烂，悄悄疯长……这是一座“蚀城”，滋生肥硕的幻梦，平息无声地吞噬渴望。

几个敏锐、率性、鲜活的知识青年，企望凭借自我、自主的创造生活以契合时代、超越老一辈人的生活，冲破地域和世俗的双重围困。然而，时世的渐变挣不破积习长久的“灰网”，热烈和执着也未能解脱爱情的迷顿……他们各自挣扎，或成熟，或逃避，或流俗、没落。

“蚀城”最终是考验体察与历练，岁月让每个人付出了心灵的代价……

立秋后，天气就不那么燥得慌。早晚间，空气像脸贴西瓜皮，清凉凉的。夏天的太阳还稀罕地挂着，城市懒洋洋地躺在日头下，尽情享用惬意的短暂时光。秋高气爽是绝对谈不上的，地处中国西南端的成都，与“爽”永远无缘。成都人都知道，再过半把月，该是铺天盖地的青灰天，那种天气会持续相当长时间，仿佛太阳死了，却也无风、少雨。天上长了暗绿的苔藓，积满了灰尘似的青灰，成都的秋天，就那么一天一天地溜。这阵子阳光白花花地，实在是令人头重脚轻，无所依托地飘浮着。少阳光地区的人大抵倒是经不起照耀的，人逢人便抱怨：烦！晒得跟瓜^①娃子一样，雀黑^②！

趁着好天气，庞卫红的妈妈催促女儿把婚事办了。卫红有些为难，她知道柳桑是不愿意操办婚礼的，他嫌麻烦，可要真的就这么扯张结婚证，妈妈不会答应。卫红淡淡的给柳桑提过一次，柳桑很硬地甩出一句：“烦死了！不办！”弄得卫红左右为难，丈夫的话和妈妈的话都是要听的，如果说偏心一点，更是会听丈夫的话。无奈妈妈又在唠叨，并威胁没有正式婚礼，是不允许卫红和柳桑住在一起的。卫红窃笑妈妈大概还以为她是黄花闺女，非得有洞房花烛夜吧。卫红鼓足勇气把妈妈的话转达给柳桑，柳桑很绅士地说：“我来和她谈。”柳桑的真实心理除了怕麻烦，还有就是囊中羞涩。他家不喜欢卫红，早已经放出话，如果他和卫红结婚，最多给五千块钱算是送给儿子的

① 瓜：四川方言，意为“傻呼呼”。

② 雀黑：四川方言，意为“非常黑”。

礼物。柳桑早就盘算过，卫红家穷，打死也就只能有一万块钱陪嫁，现在而今眼目下，一万五千块钱结什么婚，不办喜宴还罢了，被人嘲笑是万万不行的。他的诸多考虑，并未告诉过卫红。卫红就梦想着天天和他在一起，时时刻刻不分开，只要有一方天地能让他们如愿，就行了。

当天晚上，卫红和书店的小姐妹去听美容讲座了，柳桑一人来到岳母家。岳父不在，到老同事家下围棋玩，岳母一人在屋头，见他来，很诧异。柳桑素来和卫红妈妈无甚话说，便开门见山地告诉她，不想办结婚仪式，扯了证，就是结婚了。卫红妈妈当即泪水滂沱，这么不明不白地，又算怎么一回事？知道的会笑话，不知道的还当是非法同居。人一生就此一回，还不该热热闹闹地？啥子事都马虎得，就这不行。卫红妈妈坐在竹椅上，拆一只白色的线手套。一圈一圈，肮脏的棉线环绕在手臂上，她抹一把眼泪，松快地拉扯一下线头：“年轻人，这可是一生一世的事，老了，经得起回忆的，还就是这么些事。”卫红妈妈动动身子，竹椅子的落脚处破开了，发出竹子开花的“吱呃、吱呃”的声音。“卫红是独生女，我和我们老庞要慎重地交给你。”

柳桑坐在沙发上，沙发很硬，硌着后背，不像是靠着沙发，倒像倚着古董。黑漆漆的房间，只有电视蓝莹莹的光线。电视里在演广告，一个大胖子站在猪槽前面，介绍猪饲料品牌。胖子足有柳桑两人宽，柳桑受了刺激一样，忙拧另一个频道。屏幕上是一位梳小辫的女孩子，明清时代的打扮，哭泣着，还不忘抛几个媚眼。柳桑无趣地扫上几眼，手按在摇控板上，欲换频道。眼睛余光扫到卫红妈妈，她正盯着他。柳桑不自然地将双手叉在一块儿放着。电视上女孩伤心地啜泣着，没有停止的迹象。

卫红妈妈放下棉线，竹椅狠狠地“嘎吱”一声，她走出了

客厅。借着电视光，柳桑模糊地看一看表，是九点半钟，简直如坐针毡，她上厕所了吗？听不见动静。他们家整晚地不开灯，就着电视机的光线做事。从楼下望，还以为他们天黑就睡觉呢。柳桑上个厕所或到厨房洗洗手，得一步步小心摸索，指不定就碰翻了药罐。他们家一人一只药罐，还有几只公用。一家人常年地吃中药，老人治病，卫红就是被她妈逼着清火。没有灯的房子，曾让柳桑在大冬天走出一身汗。他们家就三口人，爸爸退休前也是机关干部，卫红妈妈是新华书店老职工，退休金是拿百分之百，就一个女儿，至于交不起电费吗？就冲着电灯，卫红家他是能不来则不来。

卫红妈窸窸窣窣地走到他身边，手里攥着一只织锦木盒，淡淡地有樟脑球的味道。“小柳，你打开日光灯。”15瓦的小灯，惨白白地，卫红妈的脸在灯下黄得像肝炎病人。她身后，墙上是一本明星挂历，有了她的反衬，明星明显营养过剩，肥胖的下巴成了双。柳桑诧异地望着老太太，卫红妈将盒子塞他手中，“拿着用。”柳桑细看那盒子，织金的油绿锦缎，滚金边轴线，一只金扣按住，十分讲究，卫红妈使着这精贵东西，跟不义之财似的乍眼。中国人是惯有百宝箱的，宝贝深藏不露，偶尔露峥嵘，叫人吓了一跳，也是传统。

柳桑拧开小锁，掀起盒盖，深朱红的丝绒内衬，盒子里有一张存折。柳桑一阵惊讶，他已飞快地浏览到上面二万五千块的数目，又睁大眼，的确不是二千五。他没料到庞家会有这么一大笔钱。他和卫红谈了四年恋受，庞家素以叫苦面目出现。杨白劳穷过年还吃饺子呢，而卫红爸生小病，总是忍一忍就挺过了。老两口把钱都攒起来，有这一张存折，就一定还有另一张，一张嫁女，一张养老，老两口是精明人。柳桑叫道：“妈……”卫红妈摆手说收下吧，办事，相当花钱。柳桑点点头，顺手连织锦盒子一道，放进牛皮的双肩背包里。他主动拉灭日光灯，

告诉岳母，既然办，请老人放心，就办最好的，卫红妈点点头，吩咐他下次记着把织锦盒子带来，存折拿回去仔细放好，小心丢失。柳桑一个劲儿点头，心里踏实了。

回家路上，他又烦躁起来，钱拿着压手，婚礼是肯定得大张旗鼓地办了。拿人手软哪，简直跟过关口一样。他向来不喜欢庄重严肃，生死关头似的，突兀地一个人交给你了，白白地多好些负担，而且经过一场浓烈的婚礼，女人会愈加觉着是丈夫的人。他才二十三岁，还没有玩够呢，对于完完全全属于成人的结婚仪式，他并不认为有什么趣味，够泼烦的！

通常是奔驰或凯迪拉克轿车开道，后面相随十来辆各式轿车，车头拴上一对洋囡囡。放着音乐，游街似的一路，是新郎接新娘的车队。接下来是身着新衣，怀抱鲜花立在饭店门口，等待宾客而至，酒足饭饱，酣然闹洞房。这期间，还不把新娘新郎折腾个半死。

恋爱谈了三、四年，再不结婚，便是要散伙。真要分手，倒还舍不得，念及对方的好处，更要紧的是，重谈一个，又要花三四年的时间。恋爱并不是件轻松事，三、四年的恋爱，剩下习惯维持着，真要结婚，非下大决心不可。卫红起初提出结婚，他是一个劲反对，她不开心了，她说他和她是闹着玩儿，她要小性子，他又怕烦，便答应下来。答应下来才明白，麻烦事才拉了幕，一件一件且慢慢登场。

对付麻烦最好的办法是任它下去，以毒攻毒，懒得被它缠住。办就办吧，结了婚，倒好了，没人天天催你结婚。何况婚礼，好像倒是赚钱的活计。柳桑打小麻烦装得少，得以有一米八的身量和一张娃娃脸。他自然不了解，庞家的家境，是睡硬板床，使单缸洗衣机那类型，女儿自然就是供奉的神像，放高了女儿受委屈，低了父母遭打击。

到准备新房的用品，麻烦又来了。卫红喜欢亮色一点，暖色调

的窗帘，床罩，沙发套，柳桑笑她是“土产品”，就怕不鲜亮。两个人吵了嘴，都赌着气不理对方。一会儿又在买请柬上达成了统一，热烈地和好了。和好之下又为结婚礼服的款式争执得面红耳赤。卫红本来在挑选衣服上有点自卑，但一生仅有的一次婚礼，她便萌发了点小野心：非得由自己来主宰自己的服装。不料遭到了柳桑强烈讽刺，连带把她妈也嘲笑了一番：“都退了休的人，还穿健美裤，”卫红的脾气是称得上好的，这下也很不高兴。她回嘴道：“你妈又怎样嘛。”说罢就走不动路，柳桑方知过份了，抚慰一番，同意了卫红的选择。卫红倒又回心转意，娇嗔着让柳桑帮她重新选一套衣服。后来又吵过很多次，包括是借楼上邻居的凳子还是楼下的，自家的椅子当天是不够坐的；还有结婚照中选哪一张放大，搁在镜框里，我说这张，你说那张，听谁的呀听我妈的还是你妈的，是你姐结婚还是你结婚；喜烟喜糖一块儿封小喜袋里吗？光是瓜子不太好吧；结婚能穿白皮鞋吗，多不吉利……每吵一次，柳桑就后悔结婚一次，早知如此，打死都不办婚礼。麻烦简直像拉痢疾闹肚子，拉完一次又来一回，没完没了，可还得保持些日子，有多长的日子呢，快完快好。

婚礼果然唱戏般热闹，婚礼可不就是人生的一场戏。庞卫红揩一揩汗水，扶正鬓角的鲜红头花，颗粒状的花型点点滴滴像一串飞在半空的鲜血，斜插在黑头发上，这是唱女主角免不了的行头。一直没松驰过的笑脸有点酸涩，不过有什么关系呢，一生的笑容给了今天，也是值得的，二十二个年头，从没有过在人群里作主角的时候。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她成绩平平，甚至比倒数名单的人更易被人遗忘。高中毕业，妈办了病退，她顺理成章顶替妈到书店上班，站柜台并不是她的理想，可是她的理想本来就相当模糊，她很快就适应了卖书的工作。在单位她也是相当不起眼的，她穿着太朴素，书店的小姐妹一个赛

一个时髦，从小到大仿佛就该是这样，平平淡淡地，日子哪一天是为她准备的？庞卫红稍作调整，脸上的笑容又绽放了。今天一定得稳住，柳桑家的亲戚正准备看笑话呢。家庭背景差太远的婚姻，像两类品种的菜搁一起炒，放再多佐料也各是各的味儿。庞卫红眼角余光一扫，可不，柳桑的姨妈局外人似的靠在阳台廊柱上，冷眼旁观她。庞卫红一震，不迭地招呼客人，她就是怕柳桑的亲戚，都说上海人挑剔，她是听书店小姐妹唠叨怕了，昨晚上柳桑家亲戚一行八人乘飞机专程赴会，她是硬着头皮上了，丑媳妇总得见公婆，何况，有丈夫在一边呢。丈夫总说，管他们呢，又不是他们娶你，她听了，很踏实。柳桑虽比她只大一岁，到底是快做丈夫的男人，吃了速生剂一般，迅猛成长起来。

柳桑家是上海移民，早年间支援西南三线建设迁来。父母都是工程师，有一个姐姐。上海人出了上海，走哪儿都是落寞的。柳桑的父母是带着绝望的心境同意这门婚事的，和成都女子结婚，柳桑将离上海更远。而他本人，则因在成都长大，对上海反倒稀疏了。说来他父母也就怕他一个人。他家里的亲戚见到卫红的，也颇不满，一个劲儿嚷柳桑瘦了，仿佛是卫红耗空了他，暗地里是那点不能消除的遗憾：柳桑到底娶的是成都媳妇。虽则他父母也是二十多岁入川，一直定居成都，但在亲戚中，一直以落难贵族身份出现，柳桑这下是真正的不可救药了。

不断有客人来，来了先请坐。柳桑便抓一把喜糖塞在手里，庞卫红点喜烟。客人磨磨叽叽去看新房，两位新人就陪着踱到靠卫生间的新房去一览。所有的新房，还不就是这样，喜字多，照片多，家俱多，床上堆的礼品多，乱轰轰的喜洋洋。客人夸赞两句，递上礼物私下里却想：也不过如此。现代婚姻，不讲究丝绵被子有几条，山似的堆着，小年轻人，比的是到最高

档的像馆去照一套结婚玉相，单此一项，就得几千元。新房的陈设，千篇一律，也无多大观赏愉悦了，时尚总是把人们牵着诱着往坑里跳。客人走完该有的程序，和新郎开几句玩笑，再若无其事地细细觑观新娘几眼，便起身告辞。新娘新郎起身送客，送至大门口，道谢之后回送两三包小零碎，一包花生瓜子，一包糖果，再一包喜烟。通常同事、朋友以及各色闲杂人等，在婚礼上就到此为止。

下午三点钟，太阳憋足了劲儿，一屋给晒得通亮。柳桑公司的几位好友携女朋友来贺喜，都是年轻人，凑一块儿就胡闹。卫红的喜烟老点不燃，火柴一靠近烟，就被他们吹灭，又不许用打火机，非得叫卫红凑到人脸前，头快顶着头了，卫红羞得一脸通红，火柴棍轻轻颤抖，险些没烫着脸，一个一个鞠着身子点烟，他们笑着，她倒背都酸了。点完烟，他们将新房门拉上，起哄着要夫妻俩表演节目，夫妻俩的节目近几年来是一年比一年高难，两人啃一只苹果之类的过时了，他们出的题目，是《山海经》里的故事，什么“海底揽月”、“后羿射日”……柳桑呵呵地笑，卫红则想要逃跑，年轻人哪肯让，踩脚，吹口哨，像电影开场时间片子还未送到。卫红抚摸着金戒指，来来回回，低着头，微笑着。一个小伙子等不耐烦了，将柳桑推到卫红身边，嚷着快点嘛！柳桑扶着卫红的肩膀，略略尴尬地笑。太阳光照着他后背，他逆光而立，脸部是一层细腻的阴影。卫红刹那间一阵温柔的悸动，眼睛潮湿了。柳桑俯下头，嘴唇碰着她的唇。大伙儿一个劲儿叫好，不依不饶地讲没看清楚，再来一遍，这次换个角度，站到窗前，向着阳光……

卫红扶着席梦思挡板，她很累，想坐一坐。她想依着丈夫，他一离开，她就心慌。她得面对这么多的人，她有些头昏，可她挺开心的，人家夸她的丈夫，夸她今天漂亮，她从未听到过这么多赞美话，她爱听。

大伙儿数落柳桑敷衍，非要重来一遍“海底捞月”，时间不少于五分钟。这个游戏是夫妻接吻，柳桑大大方方地拉过卫红说：“最后一次，看好，不演二次，”年轻人吹着口哨，点上烟，俨然是观摩的样子，几个女孩子时不时轻笑一下，觉着有趣得很。往往比动作更不堪目睹的，是小夫妻的表情，小妻子满面桃花的娇羞撩拨观众，而新郎倌拼命压着情动，怪不得年轻人偏爱观看，新房也一时安静下来。

幕拉开了，鼓、锣交鸣，演员站台上，还未开口，房门给人撞得山响。卫红忙开了门，柳桑的姨妈站在门口，面无表情地一张长脸，说：“一屋客人凉外面，也不招呼！”说罢瞟一眼里屋，转身就走。卫红一个寒噤，她回头笑道：“你们玩儿，我出去一下。”手指抠在门把手上，给绊子勾了一下。新房里的年轻人又叫闹起来，不让卫红走。卫红急得直掰别人的手，拉她的人笑道：“新娘子手劲大嘛！柳桑，你咋按得住噢。”柳桑仍是呵呵笑，自己也燃起一根烟，和女孩们谈那些婚照。阳光洒在光洁的玻璃像框上，照片上的新娘、新郎越加容光焕发了。两个年轻人，自然是没有房子，哪怕是结婚，也只能暂借住柳桑家，柳桑家宽敞，客厅足有二十平方米，米色的墙纸，淡米色撒紫花的整幅落地窗帘，茶色镶木条地板，上海人在修饰上是颇具天赋的，像一框怀古的旧油画。油画的布面上是两桌麻将，热情洋溢的指导员围得密密层层，都是些庞家亲戚，聚在一起，亲热地赌些小钱。客厅里有一套音箱，早些年的牌子，人不唱不叫的时候断断续续地听它唱，什么“感觉……”，一会儿又是“忧伤”。总之，那忧伤也是热闹的，在秋天掀起了夏天的浪花。红白喜事少了麻将，便无法达到高潮，众人的才华充其量只能调动一半，借助麻将，方才能充分地展示。左边那桌叫喊最烈的，是卫红的姨父夏明渊，六十多岁，一身浅灰色西装，粉红色领带，套双纯白旅游鞋，青春得像大把年龄才头次出门的观

光客。

夏明渊往往在婚丧嫁娶现场最为舒展，不论是谁，请到他，他必不推辞，准时赴会。尤其半年前退了休，来往客人顿时少了一半，晚上雷打不动的麻将也时时凑不齐人。世人是势利的，退休前，他好歹是个芝麻官，习惯了边搓麻边听恭维话，他倒不是就爱听奉承之言，无非图个热闹。现今凑一桌麻将，靠拉、靠游说，反倒要他看别人脸色了，没意思……今天他格外高兴，好久没这么乐过。他和庞家也没什么关系了，卫红的妈妈是前妻的妹妹，离婚都十几年了，反正前妻去了美国，他就照旧当着姐夫。亲戚间也多年不来往了，凑一块儿难免隔阂，他不介意。他于他们是有恩的，物质奇缺那些年，他们都仗着他老到上海出差，吃些泡泡糖，用点泡沫文具盒之类高档商品。现在他年纪大了，吃他泡泡糖的外甥女都做了新娘，他越发有成就感。气一顺，万事通泰，麻将桌上手气好的不行，不断有人输钱给他。

卫红提着铜水壶给大家续水。倒到夏明渊碗里，老头才看到外甥女，他笑着说：“红红，你今天硬是漂亮得很。”卫红莞尔一笑，圆脸都给撑开了。她回道：“姨爹，好久又吃表姐喜糖呢？”夏明渊甩出去一张牌，碰了一手五筒，鼻子一哼，便道：“她，哼……”夏明渊呷口茶慵懒地伸个懒腰，舒心而响亮地对众人道：“年轻人的事，管逮不到那么多。”他的声音之大，余音绕梁。众人附和着，他越加自豪，要想又补充些，他对面一花腔女高音插话道：“你那个女儿，也不小了噢！再不结婚就是老姑娘，高龄产妇。”

说话人是夏明渊的老婆。穿得山青水秀，大红的闪金毛衣外套，健美裤，和夏明渊一个品牌的运动鞋，漂色的蓝袜子。头发吹剪出一大朵兰花，硬硬的，发胶喷得多些，直楞楞挺着，像顶着假发套。她仰头大笑，脸上的脂粉“哗哗”下滑，亲戚

们都乐。卫红笑着给她续水，卫红暗想：到底不是生母，完全是幸灾乐祸的口气。卫红这是头回看到表姐的后母。

庞家的亲戚，借了婚礼，大大地热闹一场。柳家的人，在另一屋，是柳桑姐姐阿郁的房间，斜开着房门，开会似的，规规矩矩坐着。卫红提着水壶进去，像穿行在大森林，浑身爬着虫卵之类，不自在。他们用上海话聊天，卫红也不很明白，只管“大姨、小姨、姨爹……”地叫，他们都很礼貌，笑容极有分寸，看人的眼光却锥到脊梁骨里去。卫红在，就一齐看她，目不斜视。卫红穿件浅粉红色的羊毛套裙，是柳桑的意思，同色的半高跟鞋，柳桑不让她穿白色鞋，说白色显脚大，不秀气，他们对她的装扮满意吧？柳家亲戚穿着也很精致，赴会的服饰，庄重、挺刮。卫红半垂着头，细细地倒水，柳桑母亲送的金戒指在无名指上，稍大了些，往下滑，她不得不将手指微翘起，像唱戏的兰花指。

柳桑的父母“呱呱”地说话，大意是结婚得花大钱。照说这一次，庞家比柳家多出很多钱，卫红仍有些羞愧。中午的酒席上，她爸妈高兴得涕泪交流的样子，像解决了一大块心病，而感激柳家。柳桑父母居高临下，蚀了财似的失落，卫红当即就羞惭得很，亏得丈夫注意不到，否则卫红嘴憋着，就要哭出来。

柳桑母亲说：“卫红，你去厨房看一看，水果羹还没好吗？老长时间了。”

卫红说：“好，妈妈。”

卫红抽身出门，定在过道，睨一眼新房，柳桑捧着相册，和女孩子们谈笑风声。他的单皮大眼盈满笑意，鼻翼稍阔，一只薄唇，很有少年的俊逸。卫红握着壶柄，就听柳郁屋里传来话：“老实倒老实，像木头哦？”卫红的金戒指滑到指头，“咯”一声，敲在铜壶上，她用右手将戒指拨到手根，戒指实在不合

适，“咚”，又滑了，卫红不再去紧它，勾在粉红色指甲上。她累了，一切由它去吧。

到底是秋后的太阳，淡淡地虚弱了。厨房那面儿，是淡白色的阳光。卫红的爸妈，还嫌太亮，微眯着眼，忙碌着。爸双手泡在洗洁精池子里，一只只涮碗、茶杯，预备着新客人来，好沏茶，茶杯一会儿拿走，一会儿又送一打脏的进来，证明外面客人不少。她爸挺高兴，卫红妈守着煮水果羹，柳桑家的煤气灶，是早些年间的样式，她用起来不顺手，火不是大就太小，糖水都扑了出来，急得她一头大汗，老两口各忙各，话都不多说一句。她爸爸将一叠碗放在灶台上，预备着盛水果羹用，厨房太小，踩了她妈一大脚，她妈正为那火紧张着，也没甚感觉。

卫红在厨房门口扶着门把，她问道：“妈，水果羹好了吗？”

她妈笑道：“就好。”她妈抄起一张抹布按住盖，欲揭开来看，卫红上前扯过抹布，往水池一扔，她爸净杯子的一池水“啪”地扬到衣服上。她妈一惊，翕开嘴，望着女儿。

卫红拧开自来水龙头，“哗哗”地放水，飞快地说：“这张是擦水池的布。”她妈尴尬地一笑，嗫嚅着说：“不晓得。”卫红从墙头的挂钉上取下一张沙布，塞到她妈手上，话也懒得说。她妈见她头花快掉了，去帮她扶正，卫红躲闪开，只是说：“妈，快点煮。”她妈的手停在半空中，不很自然地落在她爸的背上，替他扯平本没起皱的深蓝夹克衫。她妈说：“红红，去坐一会儿。中午酒喝多了哇？脸红得不正常。”卫红点点头，她胸前有朵娟花，大头针别着，上写“新娘”二字。胸前佩花，总是和荣光一类的事联系在一起，不管多光荣，还是做母亲的体恤自己。卫红想要的，又恰恰不是这，她只有二十二岁，她对于爱，还是更指着男人的，确切些，丈夫的。母亲带些服务性质，那爱也是天经地义、活该的，这是年纪小的幸运，也是不幸。

到处是人，跟大中国一样。卫生间有人，一个亲戚家二岁

的孩子就在过道里撒尿，他母亲边用帚布拖干净，边喝斥他。孩子嘻皮笑脸地，大嚼喜糖，结果他母亲也笑起来，他打小就不委屈自己，他母亲替他高兴。平常里不开放的柳桑父母寝室，迫不得已让出来安置老同事——三十年前一块儿从上海迁来的。人多的地方不愁不热闹，热闹了还能不喜庆！中国人真正的社交场合极缺乏，婚礼也算上好的一种。

卫红头晕，胸口也不适，气闷，有些像凉着了胃，一阵一阵欲翻上喉咙。她一瞧，才五点钟，早得很呢，许是昨晚上着凉，都怪柳桑，今天办大事，昨晚他还要做那事，他是想干嘛就要干嘛。她给他试穿新娘衣服，他看着看着，就上去帮她脱衣服……到底是着凉了，他还说不会呢。完事后，他自己呼呼地大睡，不省人事似的。她一把把地给他擦身子，擦得干干净净，睡着才舒服。她仅穿件粉红色真丝背心式睡衣，就那会着凉的。擦完身子，她一个人又将结婚相册捧着看，也不觉睡过去了，没盖被子。

卫红踱到阳台，凉台没人，可以喘口气。她拉开阳台门，一盆盆兰花葱绿，全是兰花。柳桑的父亲酷爱养兰，据说他的兰花值十五万元，粗瞧瞧，倒无甚特别。阳台右角白色沙滩躺椅上睡着个人，脸用报纸盖着，一点声也没有，满屋的人，就此人最会享受，挑这么块地方睡觉。卫红拿掉报纸，躺椅上的人还未醒。卫红微笑着，扯下一支枯兰草，搔那人鼻孔。那人“嗯嗯喔喔”地用手掀兰草，眼睛慢慢地睁开来，她睡眼惺忪地看着卫红，懵懵懂懂地问：“几点了？”

卫红咯咯笑，蹲下身子，扶住沙滩椅的把手，反问道：“你睡了好久哇？姐。”

唤作姐的那人揉着左胳膊，先前它压在背后，给压酸了。她的面孔桃花红，刚睡足了觉，皮肤特别白。年龄也看不出，那一类女子，年龄是可以在二十——三十岁间任意浮动的。略

方的长脸，穿件黑色的厚型棉质套头衫，黑色牛仔裤，黑色男式尖头皮鞋。右手腕吊只翠色玉手镯，上乘的玉石，细腻地、流动的苍绿色，很是出跳。她是卫红的表姐，夏明渊和前妻生的女儿夏叶。

夏叶笑着从地上端起茶杯，呷一口茶，说：“好像才睡着，就被你吵醒了，红红，你脸色不好嘛。”

卫红说：“没事，有点累。”

夏叶说：“我这来凑热闹的人都累，还用说你，你的礼服多少钱一套？”

卫红抚弄着羊毛裙，说：“一千多。”

夏叶吐吐舌头，笑道：“好吓人。”

卫红不解地说：“我们书店结了婚的女的，衣服都比我贵。”

夏叶站起身，围着卫红转一圈，她足足比卫红高出半个头，她笑道：“相当一般。早知道我给你做，保准比这套好，也花不了一千块。”

卫红在躺椅上坐下来，她拿兰花草划着手心，说道：“反正我等着参加你的婚礼。”

夏叶将食指奋力划过卫红的脸颊，笑道：“逗你的！知道羊毛衫是柳桑买的，他买的，自然好喽。”她扭下发卡，衔在嘴上，五指分开，梳理着头发，将头发拧成麻花，用一块琥珀色木质发卡固定在头顶，一甩头说：“我得撤退了，多防点我爸，他喝多了。”

卫红忙说：“慌啥子。”

夏叶使劲往上一蹦，跳起来老高，她拍拍肚子说：“全是喜糖，晚饭是绝对吃不下了。晚上还有事，留在这儿没实惠了。”

卫红笑着环抱住她的腰，卫红轻声说：“你男朋友好巴适^①

^① 巴适：四川方言，意为“不错”。